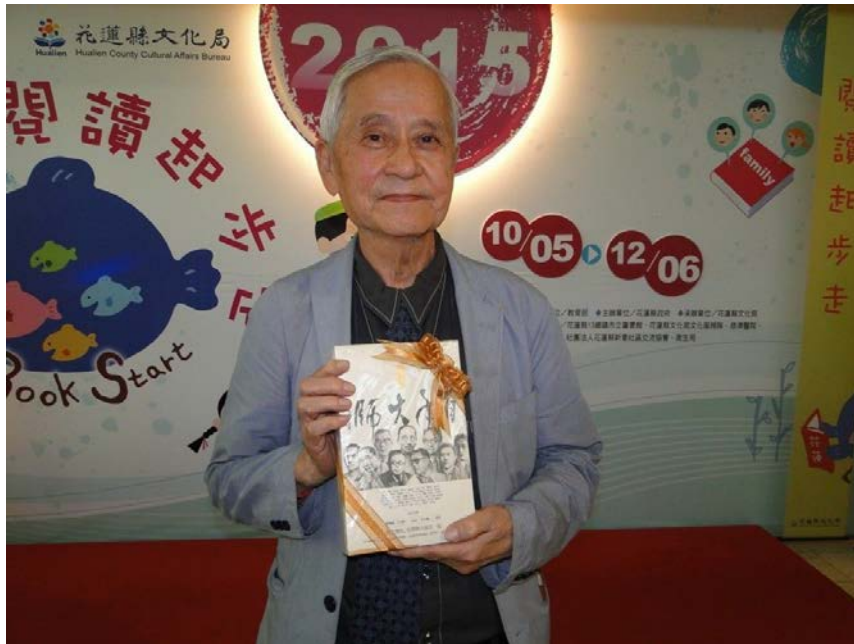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「百年」初衷...歷史的賦魅

2017-12-16 00:21 聯合報 鄭貞銘／文化大學名譽文學博士、銘軒創辦人（台北市）



鄭貞銘教授。圖／

聯合報系資料照片

「時間吞噬一切」，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反復咀嚼這句諺語；孔子也慨歎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。然而，總有不甘心的人，記錄下所聽、所看、所想，趕在一切成為廢墟前，存留一份生命底稿。當後人打開時，對話由此產生。歷史，超越無情的時間之水，搭建起共同的心靈家園。

新聞與歷史皆以記錄為職責，皆須透過探索與追求才能有較真實面貌與公正評論，然後成一家之言。新聞記者與史學家須有

同樣修養，劉知幾主張的「才」、「學」、「識」與章學誠所主張的「德」，才能達到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境界。

鑑此，我讀世界名人傳記，輒生嚮往；讀史家之求真、求實，尤為欽敬；對我國史家司馬遷與司馬光，尤深欽慕。

西漢司馬遷因替李陵仗義執言，被漢武帝賜了腐刑，無異奇恥大辱。生死痛苦選擇間，他想起父親彌留時交代：「余為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」最終完成《史記》，為後世治史典範，魯迅譽為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」。

北宋司馬光無力阻止王安石改革，上疏請求外任，不問政事。以十九年編撰《資治通鑒》，他繼承司馬遷，證明個人對國家社會貢獻不是只有一條軌道，有時貢獻更超越為官，風範更勝於宦途，影響是千秋萬世的。

一九一九年，馬克斯·韋伯為青年學子作題為《以學術為業》的演講，指出一個持續的事實：「從原則上說，再也沒有什麼神秘莫測、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，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，而這就意味著為世界除魅（Entzauberung）。」

科技在飛躍，歷史感卻在消亡；如今世界進一步被除魅，那些終極的價值，漸漸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，理想主義愈稀薄，文化品質進一步衰落。

回望百年歲月，無數人飽經戰亂流離之苦，跨過「巨流河」，走向「大江大海」。再後來，又經歷經濟建設的興起，重塑「自由中國」，再造「美麗島」，見證民主浪潮興起。再來是政黨的興替，反對者變為執政者，執政者又變為階下囚，然後又是跑馬燈式的你方唱罷我登場。

台灣民間社會快速興起、言論自由勃發，但不容忽視的是，歷史感是錯亂雜陳，歷史給予的智慧乏善可陳，它的魅力更無從談起。

這便是編撰「百年系列」的初衷之一。爬梳百年來歷史，你會發現，那些時勢下的英雄們，人生軌跡中無不透露著「求是的真，忘我的善，生命的美」。他們在時間的無盡流逝中創造永恆價值，為世界加冕，為歷史賦魅。

**台灣已為淺碟民粹文化，只重視擺盤，不重視內涵。**